

華夏導報

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第一七四四期
校刊 非賣品

社址：中國文化學院 編輯室電話：二二三

| | |
|-----|-----|
| 發行人 | 潘維和 |
| 社長 | 石文 |
| 副社長 | 謝春 |
| 編者 | 謝春 |
| 印刷 | 謝春 |
| 發行 | 謝春 |

國文書法選優比賽

優勝同學成績揭曉

優秀作品並將彙集成冊

(本報訊)六十西樂三張少倫，第五學年度共同科目，第二名植物一沈南芬，承舉辦之國文、書法選優比賽，經初賽、複賽及決賽後，一李萬益，第五名，已評選出國文優音(西)樂一陳漢勝同學十五名，書全，以上同學獲得法優勝同學五名。獎金從八百元至一國文優勝第一名 百元不等。另外六

新生中正盃球賽

今舉行揭幕典禮

(本報訊)新生「中正盃」球類競賽，今天中午十二時十分假大操場舉行開幕典禮。由體育系主任張煥龍、學生生活動中心總幹事王玉璋，主持開幕儀式。典禮結束後，今天下午五時十分，即將展開賽程，對陣如下：
男排：美術對政治(大仁館球場)、機械對園藝(大義A球場)、企管對地質(大義B球場)。
男足：應數對法律。
女籃：土資對勞工(大仁館球場)、史學對英文(大倫館A球場)、政治對經濟(大倫館B球場)。

展覽

與會同學分就主題作深入探討

(本報訊)學生躍發言，台省及北亦就其實際工作經驗發表意見，該會為鼓勵同學研習社會工作，展出了自印的「社會工作實務叢書」廿餘種。

演講

系國劇組明(廿八)日上午十時假觀恩閣，邀請中廣調聯合舉辦的「台灣

又是二堂沒課，走出教室，遠遠的山明亮得層層分明，難得一個溫暖的冬陽，連大館的琉璃瓦都不禁地閃耀起來，對了！何不到圖書館看看！
走下一樓，所有的明亮頓時隱去，繞了大半個圈，終於看到了期許的閱覽室，那一本本排列在架子上的刊物真是包括古今中外，學術的、娛樂的、政治的，甚至服裝、美術等各方面的雜誌都有，一路瀏覽下去，簡直不知道要看那一本，恨不得把這些雜誌統統抱回家，一個人躺在床上海慢慢地看，讓自己的眼睛和

社團活動

藝術研究社今天下午六時卅分在大仁館一二三教室，舉辦座談會。會中將以「紅鬃子」為主題，分析日本導演黑澤明的電影特色。

(本報訊)學生活動中心及聆音社定明(廿八)日下午六時在華風堂舉行「功學社電子琴演奏」，內容有古典、民謠、各國現代流行樂曲，歡迎同學前往欣賞。

新鮮人日記 (六之三)

楊淑慧

心靈去飽餐一頓。走上二樓，走道的一邊是閱覽室，有的同學在看書，有的同學在休息，靜得讓自己的雙腳邁不進去，沒關係！從明天起我也要常常光臨此地了！「哇！怎麼這麼多書」，原來這是人文學圖書室，看著架子上那一本一本藍色的古書不禁心生畏懼，大學生是應該要看這些書的，可是我一點也不懂，怎麼辦呢？我只喜歡看小說、遊記，拉開書卡的抽屜，密密麻麻的書名，全是我沒有聽過和看過的，唉！書海茫茫，算了吧！「參考閱覽室！」這就是給學生寫報告查資料用的吧？走進去一看，古文類、類、經史子集……天啊！我連看都看不

第一餐廳

明天加菜

(本報訊)第一餐廳明午加菜：樓上粉蒸排骨，樓下紅燒肉。
據伙委表示，此次為月底大加菜，份量足夠，歡迎同學屆時前往進餐。

著作贈書展

請踴躍提供

(本報訊)孫逸仙博士紀念圖書館為紀念 總統逝世三週年，定於六十七年四月五日至十六日舉辦學術著作贈書展覽，請本校教授踴躍提供著作，參加展覽，著作可逕寄台北市仁愛路四段國父紀念館孫逸仙博士圖書館二樓。

我上圖書館

心靈去飽餐一頓

靜得讓自己的雙腳邁不進去，沒關係！從明天起我也要常常光臨此地了！「哇！怎麼這麼多書」，原來這是人文學圖書室，看著架子上那一本一本藍色的古書不禁心生畏懼，大學生是應該要看這些書的，可是我一點也不懂，怎麼辦呢？我只喜歡看小說、遊記，拉開書卡的抽屜，密密麻麻的書名，全是我沒有聽過和看過的，唉！書海茫茫，算了吧！「參考閱覽室！」這就是給學生寫報告查資料用的吧？走進去一看，古文類、類、經史子集……天啊！我連看都看不

走出圖書館，陽光不知何時已悄然褪去，遠眺蒼鬱的山巒，突然覺得，我好迷惘……在知識的寶庫裏，我竟然不知如何去摘取。

(楊淑慧報導)

自立自強專欄 (五之三)

政治系 鄭致仁

幾個不大不小的問題

諸位看官：

在下乃一介匹夫，數年以來涉獵政治，忝為華岡一員。今竟為幾位弟妹所看重，而有數封探討當前政治問題的信函積存於世。日前參加華岡社研會，適逢自強專刊之盛會，會後有感於心，因將書信公諸看官之目，以就教於高明，同時更盼您能藉以多明瞭些，平日或許早想知道、或許會多所探究而未敢肯定的問題，其癥結與真髓之所在。

鄭兄：您好！

(第一信)

自與您晤談之後，我想清高也該有個限度了，於是開始極地關心國家大事，可是偏偏一下子就看到許多令人納悶不已的怪事，希望您能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。

首先，為什麼我們的政府，態度堅決，甚至強硬，卻不懂得變通呢？說得過分點，簡直就是冥頑不靈！(反正我有言論自由，不犯法吧?)您想！「美匪關係正常化」算那門子的謬論呢？他們老美根本就沒把咱們中華民國給瞧在眼裡過，天生一派「白種人的優越感」作祟，才不把中華民國這「忠實盟友」當回事兒呢！可是反觀我們的政府吧！雖沒到卑躬屈膝的地步，卻仍是滿肚子仁義道德的迂腐不堪。難道這真應了那句「弱國無外交」的鬼話嗎？難道我們真是無力火拼，才緊緊抓住仁義道德，打算讓他們大國的良心受點譴責嗎？

相信您學政治的會比我更瞭解，國際上絕對沒有真正的、永遠的朋友；換句話說，也就是不會有恒久的敵人啦！您看！中共以前不是把蘇俄認作老大哥嗎？而今「去他媽的蘇修！」；而「美帝」不一直是中共的頭號敵人嗎？聯合國不也公認承認過「中共是侵略者」嗎？如今哪！不但中共大模大樣地坐上了聯合國的席位，美匪之間更是為了彼此的利益、一世界的和平，而準備向「友誼之途」來個「攜手並進」了。雖說是夠諷刺，卻也夠現實、夠聰明，尤其中共更是聰明得緊咧！既懂得「見風轉舵」的戰略，又玩得一手「拉攏敵人的敵人」的好戰術，就因為他們認清了「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」(管他真心還是假意)。其實這點道理，不但中共懂、美國懂，連小弟我都懂啦！偏偏就是我們中華民國政府不懂，還老一個勁兒地固守本位，簡直氣人嘛！

告訴您兩項我才知道的秘聞，恐怕您老兄還不知情理哩！——「俄籍記者路易斯，曾於一九六九年訪問台灣」；還有，「一九七三年五月，俄國艦隊曾駛過台灣海峽」。——您瞧！蘇俄不是已經主動向我們表示友好、示意接近了嗎？其實俄國也不見得比美國差多少，只要我們「運用得當」，還怕共匪敢輕舉妄動嗎？所以，我們幹嘛還冷冰冰地拒人於千里

之外呢？難道那一點「莫須有」的尊嚴，值得犧牲如此的利益來維護嗎？

依我看，現在正是我們該「聯蘇制美匪」的時候了，老美和共匪對蘇俄的顧忌，不正是我們「摩拳擦掌」的最安全夾縫嗎？為什麼我們不趁此機會大幹一場？說不定神州之復就在你我之手啊！——可是為什麼我們不呢？縱然我們國力稍差，但論聰明才智，可不輸人哪！為什麼我們不學者變通一下呢？盼望您的答覆！

寶賢弟：

日前把晤，見弟終日以文人自居，且幻想不絕，本欲為弟一拭明臺，未料效果之鉅，遠逾為兄之所預想，雖或不無偏頗，但畢竟可見我弟愛國之心絕不後人。可佩！可讚！為兄且不揣淺陋，為弟一解疑團如后：

先讓我們看看，中蘇歷來攜手之「合作史」——民國十一年末，國父曾與俄代表越飛，共商「中蘇合作問題」，當時越飛聲明「俄援」可靠，並說蘇俄願與中國平等相處；後來日本發動侵華戰爭，中俄同感威脅，原已斷交的兩國於焉復交，並於一九三七年訂立「中蘇互不侵犯條約」。——好了，這些至少顯示出，我政府也曾如你所想，試圖與「可能不永遠是敵人的敵人」開誠佈公，攜手合作，但是結果呢？你看吧！

第一、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之際，俄顧問鮑羅廷，乘機施展其分化手段，組織了由他和中共所控制的「武漢聯合政府」，造成了寧漢分裂。——這就是所謂「中俄合作」、「可靠的俄援」嗎？好一個「幫倒忙」！簡直是沒道理嘛！那有兩國的「相交」到干預起對方內政來的？這還有什麼平等可言呢？更何況，此舉根本就破壞了我中華民國原有的統一。

第二、抗戰末期，西方大國接受史達林之條件，簽訂了「雅爾達密約」；抗戰勝利，蘇俄又公開地多方支援中共，使其坐大而伺機發動總叛亂。——這又那裡是「中蘇互不侵犯」？早就大大侵犯了我中華民國的權益！大陸河山之所以淪陷，他們責任大得很，但他們可曾有過半點贖過補愆的表示？算了！全面控制中國大陸，本來就是他們一己之所欲為，如今又豈可再想藉他們之手，以光復神州呢？

老弟！你當知每回的「中蘇合作」，都是「苦盡而甘未來」，到頭來追悔莫及的教訓啊！——見你信中尚言及「運用得當」四字，我則不免想提醒你：欲求強權夾縫間的生存，可還有什麼能力談到「運用」呢？你是夠聰明，但他不和你一樣聰明嗎？又怎麼還會允許你運用權謀呢？只怕「羊肉沒吃著，倒惹了一身臊」，一下子就給滲透得四分五裂、破碎不堪哩！至於你的兩件「秘聞」，可都是舊聞啦！政府當時都公開澄清過的，不過那時候你還年幼，也許沒什麼印象了，現在既經提起，就由為兄的再說上一回吧！

其一、路易斯乃以倫敦新聞晚報記者的身份訪台。——這可不能說，他就是什麼蘇俄派來的「親善大使」，你想嘛！假如是倫敦新聞晚報派記者訪問莫斯科的話，難道就算是代表我國政府，向俄方「頻送秋波」了嗎？於此，吾人當知之甚明矣！

其二、俄艦只是「駛過」了台灣海峽。——台灣海峽本來就是「公海峽」，誰都可以經過啊！他們既未投帖，也沒扣門，連「投石問路」都談不上，你又怎能自我陶醉地說，他們是來「敦睦訪問」的呢？況且，只要我們肯客觀地想一想，則不難知一事之有正反兩面，台灣海峽也一樣有東西兩岸哪！為什麼他們不會是衝著海峽對岸而來的呢？他們也很可以利用此舉，以恫嚇共匪之過於囂張呀！我們幹啥要涎著臉兒自作多情呢？表錯情可不就「一」又「一」大了？

唉！老弟你真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怪不得會如此一廂情願。你可記得學習中國現代史時，「俄帝侵華史」佔據有多少篇幅與時數？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」啊！你是願意清醒點兒，仔仔細細搞清楚現代史上一條條的來龍去脈呢？還是想再嘗嘗不但「遇人不淑」，還要給「始亂終棄」的苦果？——「前門拒虎，後門迎狼」的愚行，實為智者不取，勇者不為啊！

另外，愚兄也有「秘聞」相告啊！——其實，說起來誰都曉得，當年我們打抗日戰爭，所採取的策略是「以空間換取時間」，而政府之所以如此做，乃衡量日方國力，知其必不可能長期對外作戰而不力竭(正如同拿破崙當日之失利於俄羅斯)，因此才長期苦撐以待其變，也當有如此的信心。如今，我們對付大陸上的共產集團，也當有如此的信心，「靜觀其變」、「以靜制動」，因為欲以動制靜者，其國力必須數倍於靜態之一方(動起來要一進一退，能量耗損必然驚人)。而你我都更明白的，則是自民國三十八年以來，我們的「長足進步」，與匪方的「事事開倒車」之間的強烈對比，這恰可說明其政權之不穩定、不正常、不健全，這會兒連內部都將分崩離析了，又何來餘力與人競爭國力呢？因此，吾人既能預見其敗亡，則不論其目前是一「外強中乾」，抑是「迴光返照」，就都不足以懼了。

二十多年來，中華民國的表現，是足以令外人刮目相看的，然而設若我們未曾立穩腳跟，就像隨風款擺的「牆頭草」一般，恐怕早已「傾國傾城」、萬劫不復了，漢奸、走狗之流的貨色，又有誰真會瞧得起呢？唯有自己站得穩，才是不危不傾的「不二法門」。——權術並不是頂重要的，誰敵誰友當然也只是暫時的——你那重心極穩的金字塔，又何嘗倚外力之助呢？然縱經數千年來的風雨橫逆，亦無損其傲然挺立呀！

願與吾弟共勉！

愚兄 鄭致仁謹覆

